

## 第一〇三三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一日星期三上午十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突尼西亞)

### 議程項目九

#### 一般辯論(續前)

一. Mr. AUGUSTE(海地):有一些重複的言論是不用多加解釋,而且不易避免的,因為它們是對今日世間少有的卓越情感與智慧,對盡善盡美的平衡政治人與社會人的應有的讚頌。因此我個人極感欣慰,向主席先生經一致同意當選為大會第十六屆會主席,再度表達海地代表團的賀意。

二. 我們所有一切的人和民族的生命是各種不同的濃厚的情感交織的產品,有些這種情感極為深厚,使我們在生命的偉大過程的某些階段上,有再度經歷以極大力量迫令我們反躬自問,並更密切檢討我們如何生活的那些情感的願望。我們追索這些強旺的情感,就像是我們妥慎保藏,但在一言一動中即會令人憬然回憶,如在目前的珍藏。在這種回憶中,我們再度感覺那種如舊動人的鉅大情感,它掌握我們,浸透我們,振撼我們。因此有若干往事是不易忘懷的,正如我們也願意憶起一些其他的往事,因為它們可以在我們遭遇到困難失望,心灰氣沮時鼓舞我們的勇氣,協助我們振奮我們的力量。

三. 在長久的八年中,一位以其智慧,以其人道主義,我應該說以其偉大的人道主義,以其在一切艱難考驗之前,竭盡心力,對當時的困難問題,不管是和平或是發展落後或是我祖先所居的非洲的偉大社會及政治改變,努力尋求解決而馳名的人,主持我們全體所極珍視的這個機構聯合國。在某種方式上,他的生命就是本組織的生命。八年以來,他注視使人類分裂,使經濟及社會制度對峙的困難多端的思想鬭爭的發展。本世紀內在這個自由思想的偉大論壇聯合國中所發生的一切偉大考驗,他均在場並參加。他也是我們偉大不倦的旅行者,凡遇困難需要他在場時,不管在什麼地方,他都親自前往。他以何等重大的熱情,何等重大的犧

牲,竭盡他的力量,使人類得更見親近,為他在其生命的最後幾年中所致力的神聖使命,和平的使命服務。

四. 在今後很久的時期內,他的影子將與我們同在,在聯合國秘書處內,在大會中,尤其是在安全理事會中,在那裏,他深縐的眉頭及悲傷的眼光表現了他的焦慮與關切。每一次我們討論他以聯合國秘書長的資格集中注意的重大問題,使他專心致力,可以說犧牲他的生命的和平問題時,我們似乎永遠聽到他的聲音。

五. 我必須坦白說我在看到今年再向我們提出的經他照例極端妥慎推敲的冗長議程時,我真是深為感動,因為這許多問題都可以歸納為全世界所最關心的那個鉅大共同的和平問題。

六. 翻閱國際生活收支清冊並圖求取平衡的任何一人,對於眼前的景象,實在很難感覺滿意,因為如許多人所說,此時滿是驚異,慘覺悲傷。但是本組織所深感,以及在某種範圍內我們每一個人因我們的秘書長哈瑪紹先生之死而感覺的鉅痛,引起了一個我們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這就是極迅速而且適當地繼任問題。

七. 如各位所知,最困難的問題並不是選擇一位因其偉大道義權威及能力而能獲得舉世擁戴的人。這個選擇一個人任命秘書長的問題當然是重要而且困難,但是它却被一個更棘手的問題推在一旁,那個問題是更改秘書長職位的問題,它因哈瑪紹先生突然慘死而更見迫切。

八. 去年,海地代表團經由本人反對將主持聯合國的行政大權交給代表東方、西方及中立者三集團或趨勢的政策的三位秘書長的主張。現在時過一年,我們的立場仍然不變,因為在本組織的行政設施中,並沒有任何事件可以證明這種更改是有用的。因此我們繼續認為照提議的方式更改秘書長的職位,代之以三頭政治,是一個不高明的辦法,只能使最高行政機關陷於僵局,甚或引起紛爭。

九. 在過去數月中,我們較前更注意研究了這個職位的作用及其任職人的個人活動。我必須說我又一次竭誠讚美在金山會議中對秘書長這個崇高職位設有這許多防衛措施的人們的智慧。那些人對於那種不管

賢愚，集絕對大權於一人之手，毫無任何限制的現代殘餘的法西斯主義的可怕景象，記憶猶新，不願使擁有最偉大道義及政治力量的國際職位受人性的永恒脆弱的支配。因此，在行政以及政治上，秘書長的職位只是聯合國各主要機關所作決議的執行者。我們也和去年同樣繼續堅認秘書長僅執行我們的討論所產生的指示，我們大家也知道這些指示經過了如何自由及徹底的討論。當立法機關在此室內以那種鞏固其自由及使我們的討論及決議具有權力及道義力量的客觀制度執行它的職權時，不管是什麼人作秘書長，他不可能也永遠不會隨意行動，或強令他人接受他的意見或與他具有相同的政治及社會信念的思想集團的主張。

一〇。但是，我不僅觀察了這個職位的作用及其行政制度的靈活及民主工作。我在過去數月內也更密切地觀察了這個人，我感覺到有些思想家所宣稱的真理，這就是在任何力求上進的人們的生活中，客觀甚或嚴峻的批評是有價值的。穿透秘書長的卓越警覺，人們可以感覺到這是一個密切注意他自己及其行動的人。因此我們應該毫不遲疑地說作惡意批評的人們是錯誤了，因為他們在不知不覺之間幫助我們為善，他們教我們觀察我們自己，他們比較那些以虛偽誇大的稱頌使我們陷於懶惰及懈怠的那些所謂朋友更有助於我們。

一一。如此，那個職位是極端重要的。如果任由次要的爭吵，引起不利於本組織的困難，使這個拖延已久的懸缺久懸不補，實為不幸。

一二。我但願這是我眼前所有的景象的唯一陰影。但是不幸我們的四方滿佈了世上所見的最濃厚的暗雲。今日已經不僅是將我們所處的世界歸罪於一個經濟及社會組織的缺點的問題，多數人類所有的貧乏、愚昧及疾病一部分應由這個組織負責。一個比身體痛苦更可怕的心理疾病降落在我們身上，像是一種懲罰。這種疾病是恐懼，故意為無限制的帝國或自衛等任何目的而使用的鉅大破壞力量所造成的恐懼。

一三。軍事力量，或在某種口吻中稱為“攻擊力”，以及可怕的破壞工具，並沒有能達成它們的目的。它們沒有能使人類信賴他們的物質力量以解脫最可怕的恐懼。我們全體，不管是誰，不管是原子會的會員或僅擁有常規武器，都生活在恐懼之中。我們生活在日益恐懼我們所造成的武器中；我們苟延殘喘，互相指責。然而人類從來沒有像今日這樣希求或祈禱和平。

一四。但是，這就是人事的矛盾，因為不願深究這種恐懼心理的人們，高談和平的人們，正是似乎攻擊和

平最力的人們，因為他們以最可怕的破壞工具武裝了他們自己，自吹自擂，多作威脅，同時也確實表現了它們的威脅政策。

一五。軍備競賽並未予人以天下無敵的實力感覺，或是可以予他以他所追求但如一切幻景那樣地永無所得的安全的某種軍事及破壞優勢，却使他日益產生恐懼的心理。這是因為他知道他所造成而且也知道敵人也有可怕的可怕殲滅工具，他得到的結論是在這個瘋狂的世界中，不是他所獨有的任何力量，就喪失了他所尋求及自以為業已獲得的一切防衛價值。

一六。因此，人們以暴力及他們力所能及的啓示錄中的破壞景象為基礎，而非建立在道義價值的堅定基礎上的安全，就完全消失了。

一七。他在現代生活的一切物質享受的環繞之中，却在焦慮及不安全中生活。當他在這個發言臺企圖喚醒我們的情緒時，那是因為在神志半清及良知初覺時，他看到他的罪惡天才或將摧毀這個星球的惡夢，緊隨不捨，似加指責。

一八。因此，軍備未能予他以他所企求的補償，他原來堅信軍備所代表的實力可以保護他，保證他具有優勢，使他不受任何可能的破壞。

一九。我們全體大小各國全都生活其中的恐懼，可以從以其可怕的威脅為武力理論辯護，以及不管他們昨日如何嚴厲譴責仿照他們的壞榜樣的人們而恢復試驗的那些人的矛盾宣言及態度中見之。如此，不管造成及散佈輻射降落物的動機是瘋狂、錯誤或自衛，它却污染及毒化了大氣。

二〇。採取這種行動的人們，不管他們如何大唱高調，不再能以朋友或人類救星的姿態來欺騙我們，因為我們知道廣島慘禍與現所預備的新版相比，實在微不足道。

二一。人類的科學知識有了極偉大的進展，勇敢地跳過外空，有一天將達到其他星球，但是他的道德及良知不僅未能達到同樣高的水平，而且事實上似已消失，成為我們所知的最悲慘的物質主義哲學的犧牲品。

二二。如果現在終於有人不專門用科學來消除貧乏與疾病，而夢想用它在一個瞬間之間毀滅無數代人類堅持努力所累積的珍藏財富，科學就將成為這個星球的最大敵人。

二三. 此時世界各大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們深以為憂，及世界所有各地輿論所痛感的焦慮，可以無可否認地證明軍備固然不成問題是一個危險而且可怕的惡魔，它却全然不能實現主張恐怖理論者視它為達成控制及征服的工具的希望。企圖以暴力及刀劍治癒人類的道德罪惡，只是蒙混欺騙。如果上蒼不佑，我們竟然陷入戰爭，這一次就不會有人能夠強令對方無條件投降，因為我們差不多可以確實知道我們將全體滅亡。

二四. 我們現在是站在歧路上。早幾天甘迺迪總統在這個發言臺上說“今後十個月的事況及決定很可能決定今後一萬年的人類命運”。他接着說：

“我們在這個會場中的人將被人記住是使這個星球變成烈焰騰騰的火葬場的一代中人，或是實現其‘欲免後世再遭戰禍’的誓言的一代中人”。  
[A/PV.1013, 第九十四段。]

二五. 在自由世界最偉大的國家元首，以深知其重大責任，但經深切思考，因為已經達到可能的限度而不再退讓的領導人的口吻說這幾句話時，在一位以人們應該記得，歷史應該記載的姿態，在維也納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務院總理那一位偉大領導人伸出友誼之手，在求取和平的工作中自動採取走向和解的步驟的人說這幾句話時，我必須坦白承認，如我方纔所說；我們是站在歧路上。

二六. 在我們的文明的這個危險歧路上，如果我們誠懇要求和平，我們有一條路，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裁軍，它可以如我們全體的願望，是普遍徹底的，也一定要受嚴格及誠實的國際管制。但是在裁軍已經談了這樣久之後，我們可以問為什麼有這許多一個接一個的決議案，會議及委員會，而毫無結果。在我們探求這種情況的原因時，我們看到猜疑心理一貫破壞了所設的機構，沖散了良好的意向。為求消除這種猜疑，並安撫身受其受害者計，有關人們必須決定接受已經在這個會場中明白說明的這種國際管制，因為只有管制方能重建信心，我們必須承認過去喪失信心固然不是無因，但是如果沒有信心，我們就不能有所作為，而將直接投向毀滅。

二七. 我的國家在軍事上是此洲最弱的一個，但在道義上是在這個苦難時期的強者，因為它的唯一武器是它對上蒼的無可動搖的基督徒的信仰。它希望美國總統與蘇聯國務院總理的聯合宣言能夠打開導致普遍、徹底及有管制的裁軍的成功談判的途徑。但是這

顯然只是第一步，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可以使參加者有把握地走向會議席；我們所有各國，尤其是沒有武庫或核武器的各國，必須以東方與西方間的聯繫自居，促進這個步驟。

二八. 我深信我們的坦白及有分寸的言語不會令任何人驚異，因為海地共和國在它自己選擇的領導人指導之下，忠實遵守其基督徒的信念，尤其信守成為弱小國家的力量的各項原則，一貫尊重其國際義務，因而確表其對道義及精神價值的信賴，只有這種價值方能提高人類的地位。

二九. 就我們而言，偉大國際組織的憲章是在這個身陷苦難的黑暗時期安全領導我們的經典。

三〇. 我們所簽署的兩件憲章，聯合國憲章及美洲國際組織憲章，揭櫫了同樣的原則，昭告同樣對個人自由的信仰，譴責同樣對人身的殘害，並且追求同樣的崇高目的，那就是拯救人類及各民族脫離貧乏、愚昧、疾病及恐懼。

三一. 但是，在金山憲章簽訂之後，在某些憂慮開始產生時成立的美洲國際組織，似乎是遵循了在殖民地交通及神聖同盟的主張的時代，造成那個宣告美洲事務以由美洲人民處理為宜的有名的主義者相同的動機。

三二. 我們的祖先在一八二三年左右的政策所根據的理由，似與製定波哥大憲章者所依據的理由相同。因為同樣的恐懼引起同樣的反應，波哥大精神與門羅精神相同，企圖阻止並排除任何及所有干涉，以交由一個區域組織解決我們的爭端為宜。

三三. 美洲可以自行革命，那就是說它可以實現應有的改革，例如摧毀採取任何偽裝方式及經由任何代理人活動的帝國主義，造成一種崇高的社會感而不發動仇恨或無益的階級鬭爭，相反的，它可以在同一家庭及同一種族的兒女間加強人道崇拜，以求更忠實信守祖先們的政治主張。

三四. 美洲實在必須自行革命，我的意思是說它不能輸入革命或者從另一個國家取得或抄襲革命，而須在美洲情況的範圍內進行革命，就更能摧毀貧乏、文盲、愚昧、貧民窟及疾病；正如 President François Duvalier 所說這些是我國人民及我國政府的唯一敵人，是一個社會及政治民主制度的任何負責領導人有責任奮力驅逐的。

三五. 我們在海地,在依照憲法,本着尊嚴及相互尊重而分享權力的行政及立法機關的現實領導下,對問題作這樣看法。

三六. 我們顯然了解美洲必須自行革命,但是這個革命不能以暴易暴,以罪惡或更大的罪惡代替另一個罪惡。這一切都可以辦到而不危害美洲的團結;事實上,美洲如果要強大,繁榮及受人尊重,就必須辦到。甘迺迪總統思慮,感覺並了解急切需要一個進步同盟,不是爲了協助我們北中南三個美洲的貧弱國家達成這個目的嗎?我們不是爲了這個原因最近全體舉行了東點會議嗎?

三七. 在我說到美洲時,就像是說到海地。我情懷充塞,欲言無聲,因爲我不斷地問我自己,在一個分裂衰弱的美洲中,我的國家代表什麼,巴西、巴拉圭、甚至美國也代表什麼?因此,在我們之間發生困難時,我們的責任是集會一堂,坐在大家庭的會議席上,探求妥協和解的字句。

三八. 但是我們心中最重視的這個問題當然不是今日最嚴重的問題,不是最煩擾世人的良知及加深國際緊張的問題。

三九. 人們常說恐懼不一定只引起絕望的行動;它有時也使人喪失一切邏輯。例如在爲有些民族要求自決時,却反對准許其他民族的自決。這種最重大的矛盾之一是柏林危機所造成的矛盾,它與整個德國問題是不可分離的。

四〇. 在這個世界中,如我們所時常知道的,良善及實力是不能無視,也不能壓制太久的個人及集體力量。

四一. 在某一個時期,或者可以阻止它們的發展及成熟,但是它們終會出頭,取得它們在陽光下所應有的地位。德國問題顯然不能由滿懷同情的思想,輕易處理。以此爲出發點,以爲一切從政治到社會學方面我們所看到的歷史證據所否定的措施可以提供這個問題的適當解決辦法,那就是大錯而特錯,又一次確實對和平大業沒有貢獻。

四二. 人們時常說德國會兩次臨世界於戰禍。但是有那些強盛有力的國家從來沒有打戰,不養成控制他人的精神呢?在我們檢討成爲殖民地,被佔領,被吞併,不幸及被害的各國的歷史上的某些時期時,有那些國家不必反躬自責呢?除非它們的良心鬆弛或敗破無

餘。在此地,我們或者可以最適當地適用那句我們全都熟知的話:“沒有罪的人可以先下手”。

四三. 我們不問過去,不問最近或遙遠的過去,表現我們無意搜求罪人,追究責任,我們必須告訴我們自己的是在二十世紀的今日,我們全體要作重建新世界的建築師。

四四. 因此我們必須向符合聯合國憲章中所昭示的我們的主張及原則的一切道義、精神、經濟及物質價值,提出呼籲。

四五. 如果我們培養仇恨,以充滿仇恨的詞句指責過去犯有錯誤(我們今日不幸仍然看見四周的人仍在犯同樣的錯誤)的人們,我們要想進步的世界就不能進步。現在,在任何國家所見到的最大敗戰之後十五年,或者是讓德國人民自行自由決定他們的前途的時候。歷史的記錄不能偽造,它提醒我們所有的瓜分、吞併、分割及走廊,永遠有害於和平大業。

四六. 我們也要將這些考慮推廣到我們的一切不幸的非洲弟兄們,他們手持武器,進行我們過去亦曾從事過的偉大鬪爭。此中有阿爾及利亞的鬪爭,當它的獨立英勇奮戰八年之久,是現代殖民地戰爭史代最悲痛的一頁。但是我們確信阿爾及利亞不久即將成爲自由獨立國家,將對我們的工作作出有價值的貢獻。我們所希望於阿爾及利亞與對殖民地問題,尤其是阿爾及利亞鬪爭的問題有如此明智了解的戴高樂將軍者,是雙方均將往事拋開,使兩國能於尊嚴及相互尊重中考慮它們將來的關係應該是什麼。我們也希望那些堅持陳舊主張及制度的人們,能從這一切殖民地帝國的崩潰中獲得教訓,以智慧及了解去處理安哥拉問題及南非問題,以便爲它們求得符合此地所通過,他們也必須接受的決議案的解決辦法。

四七. 上星期在我們的歷史上寫下了一個偉大的日期,我們在第一〇一八次會議中請本組織最新的會員國獅子山在我們中間就席。非洲仍然是榮譽的中心,我們海地人民特別引以自豪。我請這個新姐妹國家的代表將這種自豪,以及我現在代表發言的海地人民及政府的敬意,轉達他們的政府及獅子山的人民。

四八. 但是我們全體對非洲的興趣並不僅限於客套及恭維。在過去幾年中,本組織會員國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在這方面,非洲各國在數量與品質方面作了最豐富的貢獻。他們年事雖輕,全皆和善,明慧,表現高尚的人品,他們希望積極參加聯合國各機關的

重要工作的熱烈及合法願望，表現了他們的價值感。因此，席次的地域分配應予擴大，使他們也能在這方面對我們的工作有積極及重大貢獻。我代表團希望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安全理事會的組織可以儘可能早日修改，使它們能在嚴格數量平等的基礎上與我們同席。我們也認爲否決權制度的精神已被曲解，所以希望能在適當時期重加檢討，以便徹底使它脫離被人濫用及作爲敲詐工具之弊。

四九。像本組織這樣的一個組織的經常屆會當然是國際生活及所有負有本國政府信託參加會議的人的良知中的一個重要時期。

五〇。像精神領域中的那些偉大集會一樣，它也是一種驛站，是政治人行進中的暫停點，他停下來自行檢討，以求改進，並遙望四周，像是一位舵手，握着舵盤，知道他對許多人的生命負有責任。因此在某種方式上，一個屆會就是一個人與他自己的私人談話。它也是我們研究他人的機會，與他們討論問題，聽他人反對我們，因而免除我們那種天真的自以爲是的想法。爲肯用思考的人，爲一般的人，爲年青的人，爲他們，屆會也是一件大事。因此所有的眼光都集中於我們，有的焦慮，有的失望，也有的充滿了生命的偉大幻想，但是全都作同樣的祈禱，請我們設法使我們能够經由我們的討論，重獲和平。

五一。讓我們竭盡我們的能力處理此項任務，並祈求上蒼協助我們使第十六屆會得有成果；讓我們盡力，使派我們到此地來爲人類呼籲者不致失望，使人類得免於飢餓、疾病、貧乏、愚昧及恐懼。

五二。Mr. LOUW(南非共和國)：在向大會發言並行使我的答辯權以前，我要提到迦納外交部長於九月二十六日參加本辯論時所作的陳述。他指稱一件聯合國正式文件未得獲准進入南非。他說：

“...南非政府現在進行一種破壞聯合國...權力及威望的政策...開始將不合它的口味的某些種類聯合國文件列爲‘不正當文書’。”〔第一〇一五次會議，第七十二段。〕

其後他提到恩克魯馬總統於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演說，他接着說：

“恩克魯馬總統的這篇演說載於聯合國正式紀錄，文件 A/PV.869。

“...南非國內任何人持有一本此項載有克瓦姆·恩克魯馬總統的演說的聯合國正式文件，可

能...下獄...”〔同上，第七十二段及第七十三段。〕

五三。應該指出的是迦納外交部長特別提到一件“正式文件”，他也引述其正式編號，那就是A/PV.869。

五四。那位外交部長爲向大會明白說明他的意見計，又接着說：

“載有一個會員國代表的發言的聯合國正式文件遭受另一個會員國政府如此蔑視，這是第一次”。〔同上，第七十四段。〕

他不以此爲足，又說：

“...迦納代表團將堅持大會應該考慮在這種情況下，...應否將南非開除聯合國會籍”。〔同上，第七十五段。〕

五五。主席先生，我深信您將同意這是一個極嚴重的控訴，尤其是出自一個會員國的外交部長之口。我確信向大會提出的是虛僞情報，但我仍然電請南非提供詳細情報。

五六。事實如何呢？我收到了迦納新聞局寄往南非，而被僞稱爲聯合國正式文件的文件。

五七。我要再述迦納外交部長在這個發言臺上的陳述。他說：

“恩克魯馬總統的這篇演說載於聯合國正式紀錄，文件 A/PV.869。

“...南非國內任何人持有一本此項...聯合國正式文件，可能...下獄”等等。〔同上，第七十二段及第七十三段。〕

後來他又在他的演說中說，我再請各位注意：

“...聯合國正式文件遭受另一個會員國政府如此蔑視，這是第一次”。〔同上，第七十四段。〕

五八。因此可以毫無疑義地知道迦納外交部長虛僞地告訴大會說一件聯合國“正式文件”被禁止進入南非。我此地有迦納外交部長所謂的“聯合國正式文件A/PV.869”。它是一本小冊子，上面印有“迦納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印行，紐約東四十四街一四四號...”這個文件只是恩克魯馬先生在大會中的演說的英文本及法文本的翻印本，封面上有他的像片，是迦納代表團印發的。鑑於那篇演說中對南非的攻擊及誹謗，它當然很正確地被南非海關當局列爲不正當文書。

五九. 我此地也有迦納外交部長所提到的正式文件 A/PV.869。可以看到，它是完全不同的東西。這個正式文件從來沒有被禁止進入南非。

六〇. 身居其本國外交部長職位的任何人能夠向本大會作全非事實的陳述，實難令人相信。他身為其代表團的團長，應該知道他所說的話全係虛構。迦納外交部長企圖欺騙各代表，應該向本大會道歉。

六一. 我希望在我說完我所要作的陳述後，迦納外交部長會到這個發言臺上來，為這些虛偽不實而具有侮辱的指稱，向南非政府及我代表團道歉。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破壞聯合國... 權力及威望”〔同上，第七十二段。〕者，正是這種行爲。

六二. 在大會第十六屆會開幕時，聯合國遭遇了其浮沉生涯中最嚴重的考驗。世界處在混亂的狀態下，許多人生活在恐懼中。世界的許多部分都有困難地點，最危險的是柏林情勢，它與無控制的核試驗相關連。實現裁軍的可能日見消滅。

六三. 除這種國際緊張局勢狀態外，還有秘書長慘死的事件，使蘇聯及其各衛星國於去年發動的攻擊哈瑪紹先生個人的運動，更見得勢。在他死後，立即有人企圖利用這件悲慘事件在聯合國秘書處中製造地理紛爭，尤其是思想紛爭。蘇聯代表團繼續此項攻擊，至今未見有解決的可能。

六四. 許多國家的人民在問聯合國在這個相當消沉恐慌的景象中，佔有何種地位。他們要知道憲章第一章所規定的崇高理想及高尚宗旨是怎樣了。

六五. 過去十五年的成績表現了什麼？大會常年屆會不能“協調各國行動”而達成“國際合作”，却很快地成爲互相衝突的國家利益及敵對思想的戰場。常年屆會提供了進行國際陰謀，及組織種族、地理及思想集團的機會。對於東西兩方的對峙尚以爲未足，一個所謂第三勢力正在建立之中。這一切與憲章中協調各國行動的規定都相去極遠。代表團優先考慮它們自己的國家利益，或是它們所屬的集團的利益，而不依據是非去判斷問題。不同集團的內部磋商比大會或各委員會的會議更見重要。

六六. 憲章弁言及第一章中所規定的宗旨及目的都被推在一傍，各代表團益漸注意各會員國的內政，大概是爲了滿足它們自己的私利的目的。

六七. 有些會員國在大會中及其他地點，以維護人權及人類尊嚴的鬪士自居，但對於它們本國內不遵

守這些原則的事實，却閉目無睹。此中有蘇聯及其各衛星國的代表團，它們很方便地無視匈牙利及蘇聯所佔領或殖民的各領土內的情況。如此，它們大力主張自決權，但以僅適用於它們所不控制的領土爲條件。在圖謀對住在蘇聯控制下各國內的億萬居民適用自決權，或在印度的拉加(Naga)族或錫克族(Sikhs)要求自決權時，它們就猛烈反對。本組織所有的政治情況就是如此。

六八. 任何組織，不管是政治或其他組織，如果經濟情況不健全，就沒有生存的希望。故秘書長所發表的最近一次財務報告書暴露了不能令人滿意的情況。此項報告書最近經世界最有名報紙之一倫敦時報摘要披露，並加評論，在具有權威性的論文中謂聯合國瀕於破產。我最好引述那篇值得注意的論文。作者是倫敦時報駐聯合國通訊員，以這個問題開始他的論文：“聯合國能夠支持其在剛果的軍事行動到多久... 而不破產？”作者指出在寫那一篇論文時，剛果及中東緊急軍每年費用達一億四千萬美元，較聯合國經常常年預算多兩倍以上。他問：“該組織如何能夠擺脫這種非常的支出呢？”他又說有許多國家在常年繳款方面，已有拖欠。他指出除南非外，非洲二十六個國家只繳納其常年預算的百分之二又四分之一。如果他當時得有情報，他也可以指出在聯合國經常預算方面，各國拖欠總額在八千三百萬美元以上，在蘇伊士的聯合國軍維持費方面，拖欠額約達二千一百萬美元。關於剛果行動，欠繳攤款者約有七十個國家。

六九. 作者認爲內部擲節的建議不值一談，他說“這不能成爲破產與否的決定力量”。他論及向銀行及金融機關借款以便渡過難關的建議，但是認爲此項建議並無大用。他說：“聯合國爲應付所需計，已向其周轉基金，特設基金及兒童基金借用款項”。我不知道此間各代表是否體會這些事。

七〇. 倫敦時報的作者建議了補救方法，例如“結束其剛果及中東行動”。他說另一個建議是“將經常預算分爲秘書處費用”，這一方面由全體會員國繼續攤繳，另一方面爲業務費用，“由贊成此類業務並願意擔任其經費的那些會員國籌供經費”。他在結論中說：“聯合國在現有的收入及支出情況下，沒有多少月就要破產。在大會於九月十九日開幕時”，(此文寫於九月初)“它將面臨縮減剛果行動的迫切需要。到了十月之後，該項行動或須結束”。

七一。我可以提到倫敦時報的作者在論及聯合國的不必要及可以說是無成果的支出時，並未提及 Mr. Fabregat 的團體的費用，該團企圖非法進入南非，並於此項企圖失敗後，漫遊非洲大陸其他各地，由聯合國負擔其費用。

七二。我適纔引述的那一篇論文的作者特別關切聯合國剛果行動的令人震驚的財政情形，我深信此間各代表團也是如此。在去年大會特別屆會討論這個問題時，我曾經警告說不要輕舉妄動。聯合國剛果行動的歷史欠佳，沒有人知道它結果如何。

七三。最近還有聯合國軍對卡坦加的宗貝主席所採的行動。卡坦加的情況在政治及經濟方面均比較平穩。聯合國不感謝這種情況，它的軍隊却依照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sup>1</sup>的規定，進攻卡坦加，因而造成本組織理當防止的那種情況。

七四。在去年的特別屆會中，我在這個發言臺上說除去對聯合國主要為恢復國內秩序目的而採的行動是否在所有各方面均稱合理的問題仍有疑問外，還有聯合國是否有權如去年大會所據有的決議案所規定的對剛果國內衝突或剛果政治情況進行干涉的重要問題。我當時說過：“這引起另一個問題，這就是剛果終將產生的國家體制，是否本組織所應關切的事”。〔第八六二次會議，第一二〇段。〕我提到卡坦加領導人們會表示願有另一種憲法安排的事實，然後我說：

“這當然是應由剛果人民自行決定的問題，我認為他們的決定不應受本組織的決議案或本組織或任何其他國家的行動的影響。”〔同上。〕

這是我在一年多以前代表南非代表團表示的意見。我們的意見現仍如此，它因卡坦加最近的事件證明有理，而且更見增強。

七五。採取軍事行動的目的顯然是要強令卡坦加人民接受一種政治安排，順便取得該省的礦藏財富。它的目的並不是維持秩序，因此與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相衝突，該決議案中表示確信“剛果問題之解決操於剛果人民自身手中，不受任何外來干涉”。

七六。如我所說，卡坦加的情況在政治及經濟兩方面均比較穩定。由於可能由 Mr. O'Brien 負責或

可能不由他負責的命令的結果，採取了軍事行動，我個人要稱之為侵略行動，造成了混亂的情況。

七七。在我於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九日就這個問題發言時〔第八六二次會議，第一二二段〕，我說南非保留關於剛果所需費用問題的立場。我現在正式聲明南非不擬繳付聯合國在剛果已有或將有的費用。

七八。關於此點，我要向大會指出南非共和國與本組織許多其他會員國不同，並不拖欠其應繳的聯合國常年會費，也不拖欠其用於維持在蘇伊士的聯合國軍的繳款。

七九。我順便也要說我國政府嚴重懷疑聯合國軍是否應該繼續駐在蘇伊士區。原來的意思當然不是要無限長期久駐在該地。我也要說鑑於本組織現所遭遇的困難財務情勢，現在似乎已是時機，請贊成需要額外支出的方案者不僅在大會中投票贊成這些方案，而且也要願意負擔其費用。

八〇。作為一個非洲國家的代表，我當然要檢討非洲的情勢。這個居於東西兩方之間，佔有戰略重要地位的廣大大陸上的情況如何？

八一。非洲事況的顯著特點是有很多非洲領土於過去兩三年內獲得獨立。在一九五八年初，非洲只有三個獨立國家。今日有二十八個，此後將更增多。

八二。獲得完全民族獨立當然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但是也必然引起關係國家是否能够承擔獨立國家的責任的問題。關於議程上蘇聯所提規定一切臣屬國家獨立時間表的項目，就引起這個問題，而且將再度發生這個問題。蘇聯所說的一切臣屬國家當然不包括它自己所佔領的各領土。

八三。去年八月中，奈及利亞總理 Sir Abubakar Balewa 在紐約的一次電視訪問中說：

“我不相信立即准許獨立將有利於非洲各非自治領土。我不相信有足够的受有訓練的人來擔任各項文官職位。”

他的話是經驗之談。在有時被稱為“殖民地壓迫”的制度下，英國不但使他的國家有獨立的準備，而且在走時還好心留下很多的文官及技術人員，在奈及利亞獨立的最初幾年協助該國。

八四。鑑於他的談話，人們不知道奈及利亞總理是否贊成聯合國的高壓行動，逮捕並放逐卡坦加宗貝

<sup>1</sup>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文件 S/4741。

主席的歐籍民事顧問。宗貝主席和迦納及奈及利亞兩國政府相同，亟圖保留有訓練的顧問們服務，以求保證差不多自聯合國大會決定在剛果採取行動以來即行存在的穩定經濟情況，得告繼續。

八五．英國眾議院新領袖 Mr. Iain McLeod 是一位當然不能稱為敵視非洲人民願望的人，他最近說：“對於非洲事態發展的速度“人們頗多焦慮...我也同感焦慮。我認為非洲及其他殖民地領土內事態發展過速，頗有危險”。

八六．此間在美國，在歐洲，以及在大會中的反殖民地運動領導人們抱有錯誤的印象，以為創始於英國並經其他包括美利堅合眾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採用的代議政府制度，可以接種在非洲各民族的傳統習慣與辦法上面，或者我可以說是移植在年代悠久的非洲傳統的另一種土壤中。它根本辦不到。一個理由是許多非洲國家的人民羣衆還是文盲，有時人們叫他們投票贊成印在選票上的一個符號，例如一個獸之流。無論如何，連受有教育的非洲人對於那種互相競爭，以圖統治國家的西方政黨制度，並無興趣，或不着迷。這是一棵外來的花草，不能在非洲土地上盛開。英國保護下的斯瓦西蘭最高酋長 Sobhuza II 及尼亞薩蘭領導人之一 Mr. Chimpembere 最近均曾批評過這種制度。

八七．迦納工會大會秘書長 Mr. Tettegah 在他於十二月中對迦納的一個集會發言時也同樣堅決地說：

“非洲不需要兩個或更多的政黨互爭政權的英國議會式的代議制度...非洲不能接受與非洲生活方式、思想及慣例不相容的外國制度。”

特特加先生在這樣說時，是反映他的領袖恩克魯馬博士的思想，後者在獲得獨立後不久，就消除了有效的議會反對黨，並且進一步拋棄了歷任英國行政長官及總督在迦納所宣揚的民主原則。大概是十天以前，又採取了其他步驟，將迦納變成一個極權國家。迦納統治者與莫斯科及北京勾結。幾內亞於獲得獨立後不久，立刻成為莫斯科的信徒。馬利似乎也走上那一條路，其他國家也可能追隨其後。剛果(雷堡市)——不是布拉薩市——可能是第二名。在過去幾年中，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代表團率先攻擊殖民主義，主張非洲各國獨立，它們沒有想到是在為莫斯科及北京招兵買馬。

八八．我將在我的發言中證明，南非從若干殖民國家的錯誤中獲得了教訓，在它的班圖立法中為班圖

各種族建立了自治制度，一方面遵守民主的原則，一方面顧及班圖的傳統及習慣。

八九．請看看我的國家。引起人們注意的第一件事是許多其他非洲國家，從北部從前稱為阿拉伯共和國及衣索比亞起，西部的迦納，到中南部的北羅德西亞，均有紛擾混亂，而在南非，雖有在倫敦、紐約、阿克拉及開羅的那些陰謀顛覆份子用盡力量，與在南非的陰謀顛覆份子協力行動，圖在共和國引起騷擾，該地却是一片安寧。這些組織及在外國的班圖煽動份子的活動對南非的班圖人極少影響，他們寧願有滿意的社會情況及經濟進步。

九〇．關於這個經濟情況的問題，我要提到最近一個主要紐約報紙所載其駐約翰尼斯堡代表的報導，據說是根據南非經濟部長的演說，不僅對那篇演說造成錯誤的印象，也歪曲了南非經濟情況的景象。這一位記者有自南非發出偏見報導的習慣。

九一．與若干其他西方國家相同，南非的外匯及貨幣準備額低降。為防止再行下跌計，決定行使國際貨幣基金會會員國的權利，自該基金中提款。照這種事件的慣例，得准立即提取所要求數額的半數。我們得悉基金會的一位有勢力人員其後表示懷疑南非的所謂情況是否可以准它在較後的時期提取第二個半數。我很高興地告訴大會，尤其是告訴那些對南非的政治及經濟穩定抱有懷疑的人們，由於我們的貨幣準備額逐步增加，又因為南非的基本上健全的經濟情況，我們連第一批款項都沒有提取的必要。

九二．依照聯合國的統計數字，僅是南非班圖族人，即將有色人種及印度人除外，其每年每人收入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的五年中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以上。這是聯合國的統計數字。並且不斷保持增加。班圖人住在設計優良的班圖城鎮中，有乾淨的房屋，具有必要的舒適，電燈、食水、滿意的清潔安排。

九三．從昨日午後的“紐約世界電訊報”的一篇論文看來，我們南非人有理由對我們如何應付我國非白種工人的生活需要的方式，感覺滿意。班圖族的兒童接受初級及中級教育，老人們在每月月終時領取養老金。

九四．身體不健全者享有醫藥及社會服務。在社會及醫藥服務，住宅及教育方面，南非對其非白種人口的每人支出額較整個非洲的任何其他國家為多，約多過五六倍。

九五. 衛生服務尤其如此。專為約翰尼斯堡及其四周班圖及有色人種服務的巴拉格瓦拉斯 (Baragwanath) 醫院是非洲大陸上最大及設備最佳的醫院，事實上且居於世界上最好醫院之列。它有四十六個病舍，十個手術場。它有供二千五百名病人使用的病床。醫院中有一百八十二位專任醫師，其中有半數是專家。現在其中有十五位是班圖醫師，這個數目且在逐漸增加。它有一千名班圖護士，病房中的助理都是班圖人。

九六. 每年接受醫藥照料的班圖族門診病人達六十萬人。沒有一個非洲國家能說擁有像這樣大的醫院，而它只是為南非一個大城的非白種人服務的醫院。在許多其他中心也有為非白種人用的大醫院，尤其是德班 (Durban) 的規模宏大的愛德華八世醫院。

九七. 南非的敵人及批評者當然從來沒有宣佈過這些事實。在這一次的一般辯論中，又提出了完全錯誤的印象，說南非的非白種人受到虐待及壓迫，必須由聯合國“拯救”他們。

九八. 我已經說過南非的非白種人共同享受國家的增長及繁榮。我也說明了在住宅、社會及醫藥服務方面應付班圖人生活需要的情形。

九九. 但是南非的增長及其工業化的前進程度亦可大大有利於新興的非洲各國。為支持此說計，我引述肯亞的非洲領導人 Mr. Tom Mboya 在八月二十日的談話。在因他所謂的“南非種族歧視政策”而猛烈攻擊南非之後他說：

“南非以其高度的工業化，技術進步、人力、資源及材料，可以成為獨立新非洲的棟樑。非洲新興各國將視南非為姐妹國家，位於任何其他國家之前，向她要求援助及指導”。

Mr. Mboya 不但正確說明了南非的成就，我也完全贊成他的主張，非洲各新國家可以向南非索取重大援助及關於工業、科學及其他事項的指導，這當然有待於非洲各國願意利用這種援助。

一〇〇. 我本人以外交部長的資格，還有我國現在及過去歷任總理，在過去均曾表示我們的真實願望，願與其他非洲各國在共同有關的事項中合作，並於必要時提供諮詢意見及實際協助，正如我們實際上經由提供互相協助的機關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技術合作委員會及互相協助基金會所時常作的一樣。

一〇一. 我們在過去有許多次，今年亦然，欣然接受非洲各國及各領土的要求，由世界馳名的恩德斯

浦特 (Onderstepoort) 獸醫研究所供給獸類疾病的血清及其他藥品。對於對南非採取積極敵視態度的非洲國家，我們也照樣供給。

一〇二. 南非在技協委員會中擔任重要的任務，但是在今年的阿必強會議中，若干非洲代表團要求將南非逐出該機關。我們是該機關的一個創始國。有一位代表甚至每遇南非代表參加討論時，即行退席。在阿的斯阿貝巴舉行的非洲經濟委員會會議中亦對南非代表團有同樣的敵視。

一〇三. 在另一方面，有些南非洲國家採取了措施，抵制來自南非的輸入品。我們並未報復，它們的輸出品仍可自由進入南非。

一〇四. Mr. Tom Mboya 說得很對。南非能對其他非洲國家給予援助及指導，而且也願意如此，像我們過去所作的。既然如此，他說南非援助減少的原因是什麼呢？

一〇五. 我已經提到他在其發言的第一部分中所述的理由，是他所說的南非種族歧視政策。我要指出我確信注意世界其他部分的事態的非洲領導人物當然知道在亦為本組織會員國的若干西方國家及若干東方國家內均有膚色及種族歧視的事實。

一〇六. 一般的答覆是：“是的，但是在這些國家內，和南非不同，歧視及隔離並非法律所許可。”此時暫且不談南非的分離與分別發展與其他國家的歧視與隔離是否相同的問題，此項答覆對這些國家內受種族歧視與隔離之害的非白種人並無好處。如果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反對種族歧視，而該國的市、省及州當局却許可而不禁止歧視，這能有助於他們嗎？本大會中的各非洲代表團領導人物注意到這種“非正式”的種族歧視了嗎？

一〇七. 還有在某些西方國家內差不多迹近罪行地忽視少數非白種人社區的需要，為什麼不說呢？為什麼專向南非挑剔？非洲國家的領導人物不管某些國家內膚色歧視，以及宗教、階級及其他種類的歧視，而對南非作制裁威脅，是否受了政治，尤其是受了經濟及財政考慮的影響？我要像過去一樣，向大會指出在現稱南非共和國的南非聯邦的歷史中，從來沒有一次白種人有組織攻擊非白種人的事。我要再問一次，為什麼專向南非挑剔？

一〇八. 主要的控訴是佔多數的非白種人不與白種人同享政治平等地位，不實行“一人一票”的原則。

批評我們的人及我們的敵人並不真正說南非的白種人受壓迫；他們口頭如此說，却不真有此意。他們也不說我們不注意他們的物質需要，住宅，社會服務及教育。相反地，如我所指出的，在這些方面，南非為班圖人及其他非白種人所作的，遠較整個非洲大陸上任何其他國家為多。

一〇九。為要了解南非的情況計，必須記住下述各項基本事實。

一一〇。第一，南非的白種人是久居人口，他們的祖先在三百多年前到達本國。我們不是人們時常錯誤指稱的“殖民者”。我們不能回到我們的祖先的國家去。我們在那些國家內是陌生人，正如羅斯福、艾森豪、戴芬貝克、范德培等家族今日在他們的祖先的國家內也是陌生人一樣。

一一一。第二，南非的班圖人或黑人並非國內的原有居民。他們的祖先自東非及中非南移，在最初荷蘭移民到達地角(Cape)的同時渡過林坡坡(Limpopo)河。那時非洲南部的居民只有遊牧的霍屯督人(Hottentots)及布西門人(Bushmen)部落。因此，今日住在南非的班圖人並不比白種人更有權要求為非洲大陸南端的主人。

一一二。第三，如 Mr. Tom Mboya 所正確指出的，南非今日是一個高度發展及工業化的國家，是非洲大陸上最高度工業化的國家。這是歐裔南非人在極端艱苦之下，以很大的犧牲，由他們主動完成的。非白種人提供了必要的勞力，也對國家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一一三。第四，南非的白種居民現在聽非洲國家，若干亞洲國家，還有若干西方國家的代表團說，他們的祖先及歷代白種南非人在三百多年中的創造成功，必須置於非白種多數人的控制之下。這就是在同一國家內要求完全政治平等的當然結果。但是我要說，如果國內的每一個種族能夠各自有其分別的政治發展，就可以有完全政治平等；這就是現政府的政策。

一一四。美利堅合眾國、加拿大、拉丁美洲各國過去殖民地時代的歷史，與南非的歷史相似，如果它們的白種人與非白種人間的的比例與南非相同，它們願意將國家的管制權交給黑人或印地安多數人嗎？我認為這是必須答覆的有關問題。

一一五。為什麼某些擁有鉅大白種人口的西方國家採取步驟，限制非白種移民的限額呢？是不是因為

在這些國家中，已經有了種族磨擦的表現，所以它們採取適時的防止措施，以免這種磨擦擴大呢？它們是不是怕形成種族政治集團或壓力團體，尤其是在人口眾多的地方？我絕對不是批評這些國家採取適時的防止措施，但是它們，尤其是它們的報紙及其若干宗教人士，不應該批評及攻擊南非因更合理及更迫切的理由而採取類似的措施。

一一六。我要向批評我們的人及我們的敵人指出，如果認南非採行的分離制度是歧視，它也適用於白種人。白種人如果沒有許可證，不得進入班圖居住區；他們在班圖城鎮裏沒有貿易權。同樣地，白種人不得在班圖家鄉或領土內保有土地，不准參加班圖當局。將來白種人將不准在班圖鄉內貿易。

一一七。就黑人領土，土著領土而言，對白人同樣也有歧視。

一一八。在許多國家內差不多成了罵人的話的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到底是什麼？那些攻擊南非，在此次一般辯論中又攻擊南非的人們，以實施制裁為威脅的人們，有幾個人知道一點我們的政策是什麼？很少人知道隔離(apartheid)一詞是分別發展(afarte ontwikkeling)的簡稱，着重在“發展”二字。

一一九。許多年來，在許多國家報紙上登載的新聞報導，對此項政策作了殘酷的，我也可以說是惡意的錯誤報導。這些攻擊均以這種惡意的錯誤報導為根據。我在去年向大會發言時曾充分論到反南非運動的這一方面，我無意重述我去年所說的話；我不再談。

一二〇。南非的分別發展政策並非如一般所想的是現政府首創的。在兩年以前我在這個發言臺上發言時[第八一一次會議，第六十四段]，我曾引述聯合國創始人之一史末資將軍在四十多年前的演說，他在那個演說中提到“在南非產生的辦法，在平行的途徑上予土著(班圖人)以他們自己的分別機構”。史末資將軍又在倫敦的一次演說中說：

“以同一制度治理黑種人及白種人是沒有用的...在土地保有權及政府體制方面，我們的政策是使他們分隔(種族隔離)...如此，在南非將來將有廣大的地區，由黑種人耕種，由黑種人管理，而在國內其他地區，白種人將依照公認的歐洲原則管理他們自己”。

一二一。又稱為種族隔離的分別發展政策顯然是南非的傳統政策。它不是新創的，也不是如一般所稱

爲現政府，尤其是現總理 Dr. Verwoerd 的惡念。它是對白種人民班圖人同樣有利的政策。它的目的是保障白種人三百多年來建設的成果，同時顧及班圖人的政治願望，以及他們的傳統、文化及物質需要。

一二二．班圖自治法規定逐漸增加班圖當局在其本領土內的立法、司法及行政權力。這些領土是專門留供班圖人使用及居住的廣大土地。這些領土多半位於南非若干最肥沃的地區，是班圖人在最初的荷蘭移民到達的同時自東非及中非移入時自動留居的所在地。其後將這些領土留供班圖人專用。不但嚴格執行了不准白種人居住的法律，而且將毗鄰的大片土地自白種佔有人手中徵購，移交給班圖人。班圖自治法避免在非洲其他部分所有的成長過速及准許尙未能自治的領土獨立的那些錯誤。

一二三．依照此項法律，在種族基礎上建立了八個班圖民族單位，並規定各設班圖當局。在南非及非洲其他各地的經驗顯示了分裂或混合種族團體會引起衝突及內戰。

一二四．在這種自治制度下，班圖人自一九五一年的六十個治理委員會共約三百名委員，增至一九六一年的四百四十五個委員會，委員逾六，五五〇人。這證明了此項制度不僅是民主的，而且不管陰謀顛覆團體及白種煽動份子企圖破壞此項政策及製造紛擾，它深受班圖人的歡迎。

一二五．南非的政策並非如有人有時仍然稱爲“返回部落”或“返回草莽”的政策。它的目的是從根據班圖習慣及傳統的政府制度開始，然後以逐漸推行充分代議性質的自治作進一步發展。

一二六．我不擬引述人們的證詞，那太費時間，但是我要指出下述班圖領土當局領導人們，在過去一年多以內，曾在公開談話中表示他們無保留接受政府的分別發展政策，並表示他們感謝在不同的班圖種族地區內發展自治的努力。他們是外開 (Transkeian) 領土當局首席領土酋長波查·西哥酋長 (Chief Botha Sigeau); 彼得斯堡 (Pietersburg); 區當局主席穆·查·朱恩酋長 (Chief M.C. Chuene); 巴魯拉 (Panuna); 部落當局的彼·穆·席魯班攝政 (Regent P. M. Shilubane); 有名的班圖種族蘇魯族 (Zulus); 最高酋長西浦里安·貝庫蘇魯 (Cyprian Bhhekuzulu); 西潘多蘭 (Western Pondoland) 的最高酋長維克多·波多 (Victor Poto)。

一二七．在這些證詞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西南非渥梵博蘭 (Ovamboland) 的班圖族領導人於去年八月中所作的證詞：

“烏庫安亞馬人(他們的族名)從來沒有被聯邦政府欺騙，他們的領土安全無恙。整個渥梵博蘭都是這樣。在受聯邦管理四十年之後，絕大多數人民願意繼續受聯邦管理，不管國內及國外少數及沒有代表性的份子煽動改變”。

此項證詞，此項發言，來自西南非渥梵博蘭的卓越領導人，是對西南非委員會的法布列加特先生及其他委員們的有效答覆，他們不幸被來自西南非的一小團體煽動份子引入歧途。

一二八．在我發言之初，我引述了非洲領導人們的發言，證明西方的議會政府制度根本不能移植非洲。這也經我所提到的班圖領導人們的證詞證明。我們在南非的人有二百多年對於班圖生活及傳統的經驗及知識，一貫認識此項事實，它是我們製定的政策的基礎，終將使我們的班圖公民在他們自己各鄉內獲得符合其本身習慣及傳統，並最適合其本身看法、文化及性格的充分自治。

一二九．爲在這些區域內建立工業計，設立了一個班圖工業發展公司。共和國政府提供了始創資本，並將繼續在財務方面加以協助。這些工業終久將由班圖人自行保有並管理。我要強調一個重要之點，就是這些工業不像有些非洲領土那樣受外國經營的金融機關管制，收取利潤，同時前減這些國家的政治獨立。

一三〇．在這些班圖當局領土的邊界附近也設有工業，爲邊界另一方的班圖人提供就業的機會，而讓他們能與其家人生活在他們自己的領土內，住自己的房子，受自己的政府體制管理。

一三一．共和國政府同時也擔任發展班圖領土的工作與經費；例如灌溉計劃，柵欄工作及防止水土沖蝕。比較年青的班圖人學習最新的農業方法，並獲得種牛，俾得改善他們的牲畜。我要指出班圖地區絕不劣於白種人所居的相似地區，事實上在有些地方，尤其是在東外伐爾 (Transvaal)，它們甚且更好，每英畝所能養活的人口較南非多數其他地區爲高。

一三二．每一個種族集團有一位總專員，作爲共和國政府與有關領土當局間的聯繫。他必須駐在領土當局的總部，他有責任提請中央政府注意他任職所在

的種族集團的政治、經濟及社會需要。應該強調的是總專員並不是一位行政官，他的職位類似派往另一個國家的大使。

一三三．我在此地還要指出為加速將行政及司法職權移交公認的班圖領導人計，在不同的種族地區設立了特種學校，並且在進行設立更多的特種學校，對可能成為其人民的領導人的青年們，授以現代行政方法及經濟與商業原則的訓練。這些都是攻擊南非的人們所不知道的事實。

一三四．我現在論到城市內班圖人的情況。在歐裔城市地區內工作及居住的班圖人有二百五十萬人。另外有三百萬人散居在其他歐裔地區。在此地及其他地點，有人主張這些人應與白種人有充分政治平等地位。我已經說明居住在白人區內的班圖人保有其在原來的自治區內的投票權，可以回去投票，正如來自鄰近的巴蘇托蘭英國保護地而在共和國內工作的四十萬班圖人中許多人所作的一樣。我也要順便說一共有百三十多萬班圖人並非出生在南非。我們的政策是保持每一個班圖種族集團的完整，不管是住在他們的本鄉或是在城市地區。它認住在歐裔地區的班圖人是班圖鄉內某一種族社團的一部分。班圖人自己贊許此項政策，導致與歐裔地區內的政府作更大的合作。

一三五．但是我們承認必須規定使住在城市及大鎮中的班圖人對於影響其生活情況的市政及其他地方事務有發言權。實行數十年之久的諮詢委員會制度現在已加擴大，使住在城市居住區的班圖人現在能夠組織城市委員會，承擔特殊責任與義務。

一三六．在論到城市中班圖人的問題時，我要再度指出來自鄰近各領土而住在南非的一百三十多萬班圖人顯然不以所謂的壓迫為意。相反地，他們也同享南非政府及各地市政當局為其本地南非非白種公民提供的許多福利，如社會及醫藥服務、住宅及教育等。我們的一個問題是處理為數日增的其他鄰近領土的土著越境進入南非，他仍要到南非來接受壓迫！

一三七．人們聽到並讀到許多關於文盲的話。這不僅是一個非洲的問題。許多西方國家中也有，我也了解在中東及若干亞洲國家內亦頗盛。我無需向大會指出許多非洲獨立國家內的情況。我有看到散佈關於我國的虛偽情報的經驗，所以我並不無保留地接受我所讀到關於其他國家的言論。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不止一本有權威的書籍，論及非洲兩個最老的獨立國家，賴

比瑞亞及衣索比亞，說到這兩個國家內人民羣眾的惡劣生活情況及文盲狀態。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國家向國際法院控訴南非，在控訴中說共和國未竭力促進西南非居民的福利！

一三八．為公平計，我必須指出文盲不是僅限於賴比瑞亞及衣索比亞的特徵。據世界識字情形圖看來，只有少數幾個非洲國家或領土的文盲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下。我要指出南非班圖人的文盲率遠低於此數，它只有百分之六十五。

一三九．南非班圖人教育的巨大進步，遠優於許多其他非洲國家。得有此項成功，係因製定了一種教育制度，承認為歐美兒童製定的教育方法不能裝在生長於完全不同環境中的非洲兒童所用的方法上。在多數情況下，這些兒童只知道他們從班圖母親處學習到的價值、興趣及行為型態，而且多半生活在較早階段的文化中。歐洲或美洲的傳教士們時常想把他們的教育制度移植到非洲，結果極不滿意。南非採用的制度避免了此項錯誤，結果南非十四歲以下的班圖兒童有百分之八十在七、四一二所初等學校中入學。八年前的百分比數只有百分之五十八。

一四〇．在中等或高等學校方面也有類似的進步，它們對約五萬名學生授以高等教育。有四十八所學校訓練教師四千五百人，另有三十所技術學校訓練班圖青年一、八五〇人。班圖學校共有教師二七、八〇〇人，只有百分之一是白種人。今年最少有一〇、五〇〇名班圖學生參加第八級(初中文憑)考試，另有二千名參加進大學所必需經過的入學考試。

一四一．在大學教育方面也頗有進步。現有三所班圖大學，學生一、五八〇名。

一四二．依照南非的分別發展政策，初等及中等學校由班圖族家長而非白種人管理，他們在五百個校董會及四千五百個學校委員會服務。

一四三．最後，另設有班圖農業學校，訓練班圖人改善他們的農業方法。

一四四．我認為南非在初等、中等及大學教育方面的進步遠超過任何其他非洲國家及領土。然而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們竟要指責南非政府輕視甚或壓迫班圖人民。

一四五．我提到中非及北非多數國家及領土所有的政治及經濟情況，政治紛擾及經濟動搖的情況。與

此相比，不管南非內外的煽動份子及陰謀顛覆份子企圖在非白種人間引起紛擾並破壞南非的經濟，南非有的是和平、繁榮及經濟穩定。南非境內有陰謀顛覆的班圖組織，由某些國外極端自由主義組織如紐約的美國非洲問題委員會及倫敦的基督教行動會，以及這些國家內某一部分報紙予以援助及唆使。它們又受到某些非洲國家領導人的積極鼓勵。後一種鼓勵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徵是它是若干領導人們爭取非洲各國領導權的猛烈競爭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爭取那個地位時，要旨是攻擊南非最烈者就可能獲得非洲較小各國的贊助。這些領導人們當然並不真為南非的班圖人煩心，因為他們知道班圖人受到比他們本國民眾好得多的照料及待遇。

一四六．我們堅決相信我們在南非採行的途徑終將解決我國白種人與非白種人的關係的問題。這個政策的目的是逐漸使班圖人完全管治其本鄉，並以城市委員會的方法，予城市中的班圖人以促進其物質福利及社會需要的方法。對於有色人民及印度人民，也採取類似的步驟，並將再加發展。同時，此項政策將保證歐裔南非人管治他們的本土，這是他們的祖先及歷代白種南非人三百多年開闢發展的土地。

一四七．最後，我要說我們相信此項和平及分別共處的政策將提供我們種族問題的解決辦法，並保證全體南非人、白種人、黑種人、有色種人及印度人的快樂及繁榮。

一四八．我們所要求的只是讓我們推行我們照料我國班圖人及其他非歐裔民族的政策，不受外來的干涉，不管其來自西方、東方或非洲的國家。

一四九．**主席：**鑑於情況特殊，我破例請迦納代表行使答辯權，然後再請哥斯大黎加代表發言。

一五〇．我先請賴比瑞亞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一五一．**Mr. Henry Ford COOPER(賴比瑞亞)：**大會既然自行規定其議事規則，我提議自本大會正式紀錄中刪除南非代表的演說全文。它侮辱此間每一個非洲人，不但侮辱了每一個非洲人，也侮辱了每一個有思想的人。整篇演說全係虛構，他在此地說非洲的班圖族贊成南非政府的一切行爲，那是人們的理性所不能相信的。

一五二．我記得一個故事。一個孩子問他的父親爲什麼每一次他看見一隻獅子及一個人的圖畫時，總

是人殺獅子。父親告訴兒子說：你要記得畫這張畫的是人，如果獅子有一天有畫這張畫的機會，你就會看到結果如何。這就是我對南非問題所要說的話。

一五三．**主席：**我請問賴比瑞亞代表這是否是一個正式提議，應該由我交付表決？賴比瑞亞代表似乎是作了肯定的答覆。

一五四．我請衣索比亞代表就賴比瑞亞代表提出的程序問題發言。

一五五．**Mr. GEBRE-EGZY(衣索比亞)：**賴比瑞亞代表古柏先生使我無須浪費大會的時間去詳細答覆一個種族主義的代表。但是爲免人們得到錯誤的印象計，我要說他所說的話全然不確。我必須說南非代表的一切發言，從頭到尾，都是想使大會不注意到南非的真正問題。除去作些絕對毫無價值的比較外，他還張膽侮辱我們全體。對他提出答覆是毫無用處的，因爲他從頭到尾是冥頑不靈。我代表團既然可以無須對他提出答覆，我充分支持賴比瑞亞代表的提議。

一五六．**主席：**有人願意就賴比瑞亞代表主張不將南非代表的發言載入紀錄的提案發言否？

一五七．請迦納代表就賴比瑞亞提案發言。

一五八．**Mr. ADJEI(迦納)：**我首先要說我支持賴比瑞亞代表提出的動議。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發言臺會被任何會員國的代表像南非外交部長那樣用來從事這種漫罵，或使我們的討論墮落到這種水平。當然，它明白表現了自稱爲南非共和國的南非聯邦現有的那種思想。

一五九．我不願多費時間，但是南非外交部長提到我於九月二十六日[第一〇一五次會議]在此地的發言。我在那次發言中很明白地說某種危險開始發現，其初不顯，現在却很明顯。那就自稱爲共和國而我們認爲不是共和國的南非聯邦在本組織歷史上第一次開始了我們認爲構成極危險的先例的辦法。南非聯邦稱一個會員國代表在本大會中的發言爲“不正當及邪惡文書”。這是重要之點，我在我的發言中說南非政府特別宣告我國總統恩克魯馬博士於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對本大會的發言爲“不正當文書”。我又說恩克魯馬總統的發言載於聯合國正式文件 A/PV.869。<sup>2</sup>

<sup>2</sup>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全體會議，第八六九次會議。

一六〇。南非聯邦中任何人持有一本此項聯合國文件者即係犯有罪行，一經查明有罪，處罰金一千鎊或約三千美元，或五年以下徒刑，或並處罰金及徒刑。

一六一。南非外交部長羅先生(Mr. Louw)想矇混此間各代表。他提到迦納代表團分發的這個文書，我手中持有一本。迦納代表團確曾印出恩克魯馬博士的演說，在他於此間發言以前即行印出，使各代表能夠各有一編。它是用英文及法文印的。

一六二。迦納代表團分發的這個文件，亦確曾進入南非聯邦，但是要點並不在此。我在九月二十六日的發言中提到的“政府公報”的規定很明白，南非外交部長羅先生亦曾承認。它說：

“內政部長約翰尼斯·戴·克拉克(JOHANNES DE KLERK)依一九五五年關稅法(一九五五年第五十五號法律)第二十一項第(三)分項之規定，宣告下列各出版物為有傷風化，邪惡或不正當：”<sup>3</sup>

其下列舉各文件，我要強調這是南非政府公報，其文件單上第一條是：

“迦納共和國總統克瓦姆·恩克魯馬博士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對聯合國大會第十五屆會演說詞”。

一六三。南非政府公報沒有提到我手中所有的文件，這是恩克魯馬去年在大會中演說的印本。它也沒有提到我所說的聯合國文件 A/PV.869。南非政府公報說得很明白，每一個小孩都可以懂得這種簡單英文，它說“迦納共和國總統克瓦姆·恩克魯馬博士演說詞”。公報說“如持有該項演說詞”，它沒有說“如持有迦納代表團印發的恩克魯馬總統演說詞”，或“如有聯合國正式紀錄所載恩克魯馬總統演說詞”；公報所指的是迦納共和國總統克瓦姆·恩克魯馬博士的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演說詞，不管載於何種文件中。我在我的發言中說得很明白，它所指的是載有恩克魯馬總統演說詞的任何文件。

一六四。大會正式文件中確不僅載有恩克魯馬博士的演說詞。它也載有其他會員國代表的演說詞。但任何人持有任何文件，不管是聯合國文件或迦納代表團印發的文件，如文件中載有恩克魯馬博士對大會的

<sup>3</sup> 南非聯邦，政府公報，第二百零四卷，第六六九四號(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九頁。

演說詞，即係犯有罪行。不管這個出版物是什麼，不管它的來源是什麼，不管是聯合國正式文件或迦納代表團印發的印本，它是“邪惡”的，“有傷風化”，被認為“不正當”。

一六五。我們認為這是聯合國所遭遇的危險。一個會員國稱另一會員國代表在本大會中的任何發言為“邪惡”，為“有傷風化”，為“不正當文書”，這是無理；南非稱聯合國文件或載有一位代表在本大會中的發言的任何文件為“邪惡”，“有傷風化”及“不正當”，我們認為很嚴重。

一六六。因此我們同意我的朋友塞內加爾外交部長的意見，迦納代表團主張並堅持本大會有關叫南非聯邦代表羅先生到這個發言臺上來，提出理由，說明為什麼不要將南非聯邦及其代表團開除聯合國會籍。

一六七。羅先生也作了其他無聊的發言，我不擬同他一樣下流，提出答覆。我要向羅先生說的只是他應該到迦納來看看實際情況。迦納或者是世界今日唯一的國家，各種族在和平、協調及安寧中共處，我作此言，並不輕視像南美洲的巴西及其他地點的其他國家。

一六八。讓羅先生到迦納來學習怎樣纔是與人生活。他會知道迦納沒有任何法律根據種族或膚色使人們隔離。沒有法律規定人們必須攜帶許可證，方能在其正常雜務中自由移動。羅先生及其南非同伴們要學的很多。如果他們願意學習，非洲各國可以教他們的也很多。但是或者所差的是智慧。

一六九。主席：請澳大利亞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一七〇。Mr. PLIMSOLL(澳大利亞)：我們適纔聽到賴比瑞亞代表提出的一個極重要的提案。在提出我的程序問題以前，我或者可以簡單說明我自己的態度，以免被人誤會。賴比瑞亞代表的提案是南非外交部長適纔的發言應自紀錄中刪除。其理由為南非外交部長發表的意見不僅為此間多數代表所根本反對，而且侵犯了他們的良知。

一七一。就澳大利亞而言，我們會多次充分說明南非政策的許多基本因素並非我們所容許的政策。但是賴比瑞亞代表的提案引起極嚴重的考慮，不僅關係到南非，而且關係到我們此間所有的人對於一切問題的立場。這個提案如果通過，它將有兩個結果。它將建立先例，使一個主權政府在本組織中的發言得因本組織其他會員國的反對而被刪除。

一七二. 這是一個極嚴重的步驟。在這個機關中曾有過我們多數不同意的許多發言。它們的言詞極為激烈，有時且為極為傷害個人的言詞。但除主席請人遵守程序外，這些發言並未刪除。現在我們如果通過現有的提案，我想這是全體會議中空前未有的提案，我們即將因為我們不同意某項發言而將它刪除，我們將刪除一個主權政府的發言，我認為這是我們應該記得的極重要之點。如果我們反對一件事，我們可以在辯論中採取具體的行動。

一七三. 實際上，南非外交部長今日向我們提出的材料，多半涉及以不同方式列在大會議程上的事項，大會在討論這些項目時，可以有機會就這些事項的實體表示意見。事實上它是遠為有效的表示意見的方法。

一七四. 我所要說的第二點是在聯合國討論一個問題時，最重要的是它應該據有不管是什麼問題的當事方面的立場。為要批評南非的立場，它必須有關於南非立場的陳述。很坦白地對此間一些代表們說，如果紀錄中沒有南非政府的陳述，如果那個陳述自紀錄中刪除，人們如何攻擊那個陳述呢？

一七五. 我認為這些是很重要的考慮，但是它們遠超過了我們是否贊同南非政府的政策的問題。我認為應該妥加推敲。現在是午後一時二十五分，有很多代表團團長及常任代表們並不在場，我認為對不是今日而是將來的整個聯合國工作有如此廣大意義的事項，值得多加思考。因此我請暫緩對此有所決定。賴比瑞亞代表本人對這些事項很有經驗，我想他或者願意延至另一次會議再審議這個根本要點，他或可在後來再行提出。如果此時交付表決，我怕我不能贊成，因為它是一個有關本組織整個工作而非僅關南非的根本決定。

一七六. **主席：**賴比瑞亞代表是否同意澳大利亞代表適纜的提議，將他的提案延至較後的一次會議中決定？

一七七. **Mr. Henry Ford COOPER(賴比瑞亞)：**我怕我不能同意澳大利亞代表的意見。這個國家違抗了聯合國的一切決議案，蔑視此間所作的一切決議。如果南非一切如此美好，他們為什麼不准聯合國代表團入境呢？

一七八. 澳大利亞代表說那個演說應該成為紀錄的一部分，其理由為如果它不成為紀錄的一部分，我們就不能對南非提出答覆。但是它如果不成為紀錄的一

部分，我們就無需答覆。沒有要答覆的東西。主席先生，就我國政府而言，如蒙閣下將提案付表決，我就很高興。

一七九. **主席：**賴比瑞亞代表堅持將他的提案付表決。因為提案涉及程序問題，我將僅請對提案本身有話說者發言。以後再行使答辯權。

一八〇. 我請烏拉圭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一八一. **Mr. RODRIGUEZ FABREGAT(烏拉圭)：**我要求主席准我到這個發言臺來代表我代表團發言，因為我是大會設立的西南非問題委員會的主席。我要提到兩點。一點是我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的資格依照議事規則行使我的答辯權。另一點是主席請我們考慮的事項，這就是賴比瑞亞代表的提案。

一八二. 如果我對他的提案了解無誤，他要求在本次會議正式紀錄不載入南非政府並為負責管理稱為西南非的國際管轄領土的委任統治國政府的外交部長的演說詞。如果是如此，我不能支持賴比瑞亞代表的提案。這有幾個理由。一個是原則上的理由：正式紀錄應該是我們會議的正確紀錄。如澳大利亞代表適纜指出的，此間各代表是各會員國政府的發言人，在大會中表示各國政府的意見。這是一個理由。另一個理由是我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的資格提出的，我認為在正式紀錄中載入我們今晨聽到的南非政府外交部長的演說詞是正當的，有用的，而且必要的。那篇演說詞為種族隔離法律再作辯護。我們在那篇演說中聽到的呼聲向全世界的良知挑戰。南非政府代表，西南非委任統治國外交部長，在他的發言中以他自己的詞句，正確表達了他的思想。每一個人都用他自己的詞句發言。我們所聽到的詞句又是那個在許多次不同場合中無視及否認大會對西南非問題管轄權的政府的詞句。它否認安全理事會的管轄權，並且拒絕承認國際法院應大會之請而提出的意見。它阻止大會設立的委員會執行大會各決議案授予它們的責任。它自立為可以否定大會一切決議案，安全理事會一切決議案及國際法院諮詢意見的一個法律，一個呼聲，一個意見，一個權力。

一八三. 除去原則上的問題，除去任何代表有絕對權利在此以其政府所決定的詞句代表其政府發言外，這不就是應在本次會議正式紀錄中載入這篇演說詞的充分理由嗎？後代人可以顯然知道今日仍須為憲章第一條所規定的人類團結及社會尊嚴原則奮鬥，仍然有像南非政府外交部長那樣的名人公然反對這些原則。

一八四. 爲了這些原因，我代表團不擬投票贊成賴比瑞亞代表的提案；如果我們這種意見被我們的賴比瑞亞卓越同僚，也是我們委員會中的同僚，認爲略有意義與價值，我也願賴比瑞亞代表團考慮到這個發言臺上的一切言論均應在正式紀錄中發表的原則，並且因這個理由及我所提出的一切其他理由，不堅持他的提案，不使我們處於必須在表決時反對它的立場。因此我支持南非代表的權利，於正式紀錄中載入他在這個發言臺上的發言。

一八五. 此外，如果得蒙允許，我願簡單答覆提及我本人的話。但是此事我必須與主席磋商，並遵守他的決定。如果主席允許，我就在此時答覆；否則我將在以後答覆。

一八六. 主席：我請烏拉圭代表保留他的答辯權，等我們對賴比瑞亞代表提出的程序問題有所決定。我請奈及利亞代表就那個程序問題發言。但是我要先請尼泊爾代表就一個新程序問題發言。

一八七. Mr. SHAHA(尼泊爾)：鑑於時間已晚，我要依照議事規則第一百十九條的規定提議此次會議散會。

一八八. 主席：現在有人依照議事規則第一百十九條的規定，正式提議散會。依照該條規定，此項提議必須立即付表決。有人要求唱名表決。

舉行唱名表決。

主席抽籤決定，由錫蘭首先表決。

贊成者：錫蘭、查德、智利、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賽普勒斯、丹麥、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薩爾瓦多、芬蘭、法蘭西、加彭、希臘、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冰島、印度、伊朗、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日本、墨西哥、尼泊爾、荷蘭、紐西蘭、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馬、秘魯、菲律賓、葡萄牙、南非、西班牙、蘇丹、瑞典、泰國、突尼西亞、土耳其、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烏拉圭、委內瑞拉、阿根廷、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巴西、緬甸、加拿大。

反對者：古巴、達荷美、衣索比亞、迦納、幾內亞、匈牙利、印度尼西亞、伊拉克、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奈及爾、奈及利亞、波蘭、羅馬尼亞、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多哥、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上伏塔、也門、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喀麥隆、中非共和國。

棄權者：南斯拉夫、阿富汗、玻利維亞、柬埔寨。

散會提案經以五十一票對三十一票通過，棄權者四。

午後一時四十五分散會

## 第一〇三四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一日星期三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突尼西亞)

### 議程項目九

#### 一般辯論(續前)

一. 主席：在我們恢復一般辯論前，讓我提醒大會今天上午會議結束時我們對賴比瑞亞代表所提程序問題並未辯論完，他提議把南非代表的發言完全由大會正式紀錄中刪掉。我們需要先完成對這項動議的討論，所以我現在請要對這個動議發言的代表發言——不是要他們行使答辯權。

二. Mr. WACHUKU(奈及利亞)：關於因賴比瑞亞代表動議而發生的程序問題，我想說明我們這些來自名叫非洲這個偉大大陸的人，今天上午都看到在大會裏所能够表示的一種最爲蠻橫無理的態度。

三. 我昨天說了些有關南非的話[第一〇三一次會議]。南非代表今天上午的發言[第一〇三三次會議]完全證明我的言論有理，事實上對我所說的話提供了確證。自稱代表一個非洲國家的南非外交部長來到此地侮辱所有的非洲人民和非洲國家以及非洲國家所代表的一切。我們既然都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他就是以侮辱我們全體來侮辱大會。